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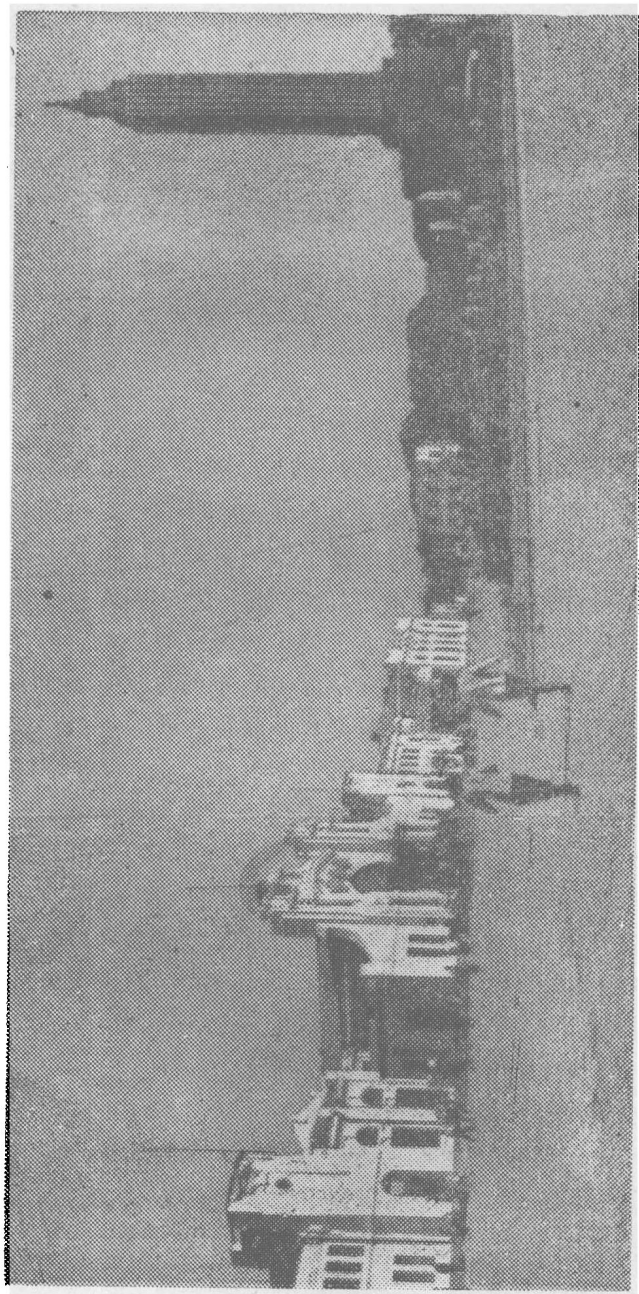
悲 慘 的 半 世 紀
躍 進 的 十 一 年

——記哈爾濱的變遷——

目 錄

一、历史的车輪在前进·····	5
二、七年賽过五十年·····	7
三、扶搖直上的卫生教育事业·····	11
四、从飢寒交迫到丰衣足食·····	15
五、社会风气大轉变·····	19
六、过去水欺人，今天人治水·····	23
七、变了样的公和彩大院·····	27
八、胜利是經過斗争取得的·····	31
九、鮮血灌溉出来的花朵，不容許任何人踐踏·····	36
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40

(哈尔滨日报記者集体採写)



今天的哈尔滨已经以宏伟壮丽的雄姿，耸立在祖国北方的松花江畔（王旭摄）

（一）历史的車輪在前进

哈尔滨——这座祖国北边的年轻、美丽的城市，开埠不过六十年。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把她称作“东方的小巴黎”。这个诱人的名字，多少年来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们，投奔到她的怀抱里。在这里，他们尝到了“小巴黎”的滋味。不过这个滋味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甜的，而是苦的。

在往日的“东方小巴黎”里，既住着百万富翁，也住着一无所有的贫民。十几年前，哈尔滨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南岗是天堂，道里是人间，道外是地狱。”那时候哈尔滨的豪绅富贾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洋商老板等上层人物，大半都住在最幽美的住宅区——南岗，拥有自己幽雅美丽的庭院。道里中央大街，这个旧时代的宠儿，每天都要经过几次洒扫。就在这条不足一公里长的大街上，就开设着七、八处跳舞厅，四处影剧院。咖啡店、西餐馆门前的绮丽的霓虹灯一直照到子夜；从地下舞厅的窗幔里飘荡出来的淫靡的旋律，通宵不息。在这条不足一公里长的大街上，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上，顿时人影幢幢。在这里漫步谈笑的有西服革履，锦衣艳服的公子、小姐；有碧瞳金髮、袒胸露臂的西洋绅士和妇人；还有穿着马靴，佩着战刀的日本军官和拖着木屐，用着长袖子的东洋美人。真的，有产阶级在这个城市里是够舒适的了。他们冬天可以披上高贵的貉绒大衣，坐汽车到“大光明”看电影，到“马迭尔”吃大菜；夏天可以到平静的松花江面泛舟，到幽美的太阳岛，住在自己的小别墅里消夏。

可是，如果我们走到道外钱塘街、长春街一带看看，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里是贫民窟，是“地狱”。在这里，马路上成

年堆积着垃圾、粪便。如果你留意往垃圾箱里瞅瞅，往往可以发现一个赤身露体的死人尸首横卧在那里，使你心惊肉跳。晚間在这一帶走路，一不留神就可能踩到一个死人身上，把你吓个好歹。住在这里的劳动人民，多半没有什么正当的固定职业，他們每天都在闭着眼睛“混”，象个断了綫的风筝，在空中徘徊，飄蕩。在这一帶，街头上坐着成千上万的乞丐、大煙鬼。流氓、无賴、野妓、扒手到处皆是。太平桥这个地方是“地獄”里的“地獄”。住在这兒的許多孩子成年光着屁股，穿不上褲子。总之，这里給我們的印象是骯髒，是貧困，是野蛮。可是誰也不能否認，这也是“小巴黎”的一个部分呢。

过去在哈尔滨，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从事商业和投机生意的。这里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資產階級剝削我国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的一个基地。这里很少有真正的生产，有的只是消耗，消耗，消耗。几十年来，她消耗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消耗了多少人的青春！

哈尔滨，在过去是一个充滿了銅臭和血腥味的城市，但也是个战斗的、英雄的城市。无数有志之士和不甘被奴役的劳动人民，曾起而反抗，創造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在历史上写下了壯丽的詩篇。

十一年前，哈尔滨解放了。十一年，在历史上說不能算長，可是她的变化有多么巨大呀！

从前，我們从火車的車窗里了望香坊、沙漫屯、顧乡一帶，到处是一片荒涼。可是仅仅在十一年后的今天，这一帶已經象童話中出現的奇迹一般，到处都可以看到規模宏偉的新工厂、学校、医院、住宅。清晨，馬路上到处流动着愉快的劳动人羣；假日，万人拥向街头、剧院和江北游覽区。这些人包括过去生活在“地獄”里的劳动人民和他們的子孙，也包括青年学生、知識分子和工商业者。現在他們每一个人都有条件到江上泛舟，到江灘野浴，甚至到过去貴族階級独享的“民娘九尔”的茶楼上一品佳

釀。

往日錢塘街的面貌也煥然一新。街头上的垃圾、糞便不見了，乞丐、煙鬼不見了，流氓無賴不見了，野妓、扒手不見了。太平橋一帶的居民，也普遍穿上了整潔樸素的衣裳。

哈爾濱，你變得多么快呀！過去你好比一個被蹂躪，被摧殘，臉上搽着一層厚厚的脂粉的“神女”；現在，你的精神和肉體都已經恢復了健康，你拭去了臉上的脂粉，露出了健壯的膚色，變成了一個真正的人。

哈爾濱，祝福你，你變得更美麗了。你將沿着社會主義的光明道路，繼續前進！

（二）七年賽過五十年

三月里來三月三

哈爾濱工廠冒青煙。

大火磨轉的歡，

豆油、燒酒往外搬。

嚶嚶咳！

日本人看見好喜歡，

運進東京運大阪。

不用費力就掙錢，

中國人餓的叫苦連天。

.....

這支充滿悲憤的小調，清晰的勾畫出昔日哈爾濱社會經濟的縮影。解放後，哈爾濱已經根本改變了往日面貌。現在它已譽冠為祖國北方的新興重要工業城市和日益發展的科學文化城市。過去那落后的商業消費城市的字眼，早已被人們當着歷史資料了。哈爾濱在七年里的建設成就，却遠遠的超過它解放前半個世紀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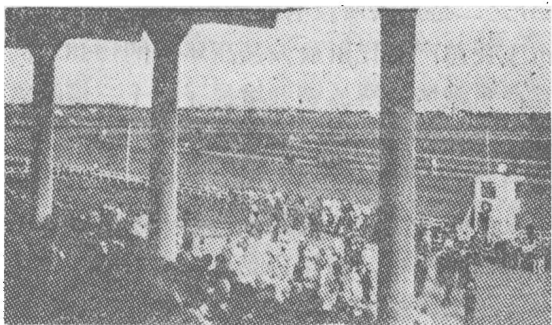
解放前，哈爾濱的工業僅僅有幾個油坊、火磨、燒鍋。整個

工业在全市社会經濟中的比重仅占百分之五，当时全市工业的固定資產才一万一千多万元。一些創始較早的机器工业，虽然成天开动着机床，可是連一台切面机都制作不了，只是为油坊、火磨修理和維護机器，但一些重要机器部件还得远渡重洋，运到日本去修理。在工厂里日夜劳动的工人們，不仅有駝背的老工人，也有十多岁的童工。这些天真活潑的孩子，是多么渴望念几天書啊，可是为了生活，也只好在如同地獄一样的厂房里干他們力所不胜的重活。尽管他們累断了腰，还是腹內空空，衣不蔽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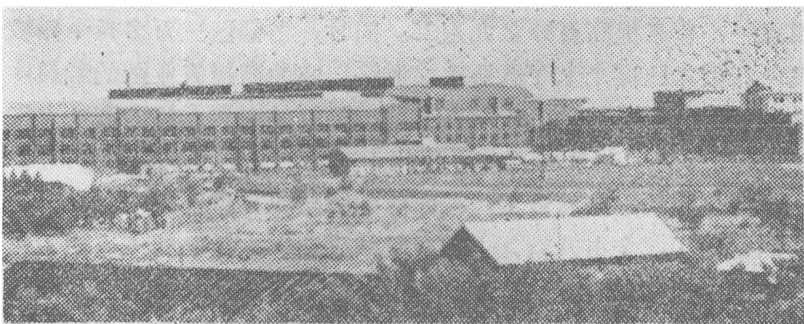
旧日的哈尔滨，就这样少得可憐的工业也并不是为中国劳动人民服务的。帝国主义每年都要从这里掠夺去大批面粉、豆油……，在1937年，全市生产的面粉三十二万吨、豆油一万二千多吨，其中一半左右是向帝国主义出口。坐落在松花江畔的哈尔滨，是北滿水陆交通樞紐，也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物資的一个基地。在松花江碼頭上，人們看到的是一些飄着外国旗子的船只駛进駛出。他們从这里載出的是大豆、豆油、面粉，而运进来是一些小鎖头、麻袋、香水、麻絲布……。1933年年鉴記載，从哈尔滨运出的豆油、面粉、大豆就达150万吨，而从日本运进来的麻袋、麻絲布就有80万吨。一些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大糧棧的糧商們，他們凭着詭詐的伎倆，买空卖空，廉价搜罗农民糧食，就是这样他們还不如心，并百般的拉攏农民走下坡路，大吃大喝，嫖妓女，直到农民手无分文，他們才拍手称快。在日寇的奴役政策蹂躪下，哈尔滨市的民族工商业是凋零不堪，奄奄一息。1943年太平洋战争日益緊張，日寇为加強对前防武器彈藥的支援，曾頒发对鋼鐵实行管制的命令。当时机器工厂的机器，有的被拉走，有的被貼上封条不准动。从此，一些中小型的机器工厂就更加凋零了。

时代变了。解放后，哈尔滨沿着祖国工业化道路在闊步前进。全市皆知的香坊賽馬場，过去是專供官僚富賈、流氓賭博的場所，現在却被一片壯丽的近代化的厂房和职工住宅代替了，昔

日的沙曼屯是蒿草盈野，现在这里的建筑羣是那么和諧，那么井然有序，这不是神話，也不是海市蜃楼，这是沸騰时代里的劳动人民所創造的奇迹。解放前千人以上工厂全市不过两个，现在却一跃而为四十三个。国家七年来在哈尔滨市工业投資超过解放前哈尔滨市发展五十年来的全部工业固定資金六倍。解放前，人們很少見过一个象样的建筑物，日本人在賽馬場旁，建筑一个石櫟子（忠灵塔），吹噓为亞洲第一流建筑物，如今看来真使人捧腹



昨天是有閑階級进行賭博的賽馬場(上图)，今天已被一片壯丽的近代化的廠房和职工住宅所代替(下图)。



大笑！八年来国家在哈尔滨市的基本建設規模是巨大的，相当于旧日哈尔滨五十年建筑面积的总和。最近三年来的建設速度更为惊人，平均每天都有三千多平方公尺建筑物在落成。这些新建的

工厂企业絕大部分是在先进科学基础上設計的，主要是重工业工厂。这些工厂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中已起了重大作用，哈尔滨从来不能生产的大型发电机、鍋爐、轴承、仪表、精密量具刀具，現在却运往祖国各地和国外。1949年全市生产資料生产仅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九，到去年就上升为百分之六十点四。一些新建的工厂和原有老厂的技术水平也大大的提高，全市工人技术等級平均达到四級，同时在1952年全市工人平均每二十八人才有一台金屬切削机床，到1955年末平均每十二人就有一台金屬切削机床，其中三分之二是过去所沒有的新式机床。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去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解放前最高年份的1943年高出四倍，比受到国民党严重破坏的解放初期增長了二十三倍。这些工业不仅有力的支援了国家經濟建設，而且也為全市人民生产出大批物美价廉的生活日用品。

生产的发展，并不仅仅限于工业，农业也有很大跃进。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糧食單位面积产量，就比1938年提高百分之八点二。其中高糧提高百分之十六，稻子提高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小麦提高百分之二，大豆提高百分之十七点七，甜菜提高百分之十四点一，苞米提高百分之九点二。同时，市郊区三万多戶个体农民，在去年已經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成为高級农业社的社員。他們每当秋末冬初时，欢欢喜喜地把最好的糧食送給国家，支援工业建設。

解放前的一些私营工厂、商店的牌匾現在早已換上了公私合营的字样了。全市八百九十六戶私营工业，六千一百五十四戶私营商业，全市在职工商資本家三千五百七十一人，这些人正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过渡。全市三万三千多个体手工业者，也积极的組織起来，向着美好的生活迈进。哈尔滨已經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偉大胜利，城乡經濟結構和階級关系已起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經濟在日益发展。

哈尔滨正向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光明前途飞跃前进！

（三）扶搖直上的衛生教育事業

清晨，當曦光幅射着年輕而美麗的哈爾濱市的上空時，在空氣新鮮的操場上，隨着擴音器里傳送出來的優美的體操曲，無數身體矯健的孩子們，迎着太陽在做着早操。

上課的鈴聲響過，孩子們聚精會神的坐在課堂里靜聽老師講課。他們立志繼承先人給我們遺留下來的悠久而豐富的文化遺產，他們在學習世界上新的科學知識——建設美好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本領。

我們的民族，自古就有着刻苦好學的光輝傳統。“囊螢”“映雪”“負薪”“掛角”等古人勤苦好學的故事，已成為千古佳話。可是，在舊社會里，卻沒有一所真正為勞動人民的兒女所設立的學堂，就以哈市而論，在偽滿末期（1943年），全市只有一萬九千多個富家子弟，能到學校里念書，當時的小學校也只不过有六十餘處。廣大勞苦羣眾的子弟，有的流浪街頭，有的淪為童工，有的挨門乞討……為自己幼小生命的生存而掙扎着。

解放了，共產黨來了。也只不过短短的十一年，今天，我們全市已經有一百三十五處小學，有十四萬六千多孩子在學堂里念書（佔全市適合兒童的百分之九十強，偽滿僅佔百分之四十三點七）。看，這是兩個多么鮮明的對比數字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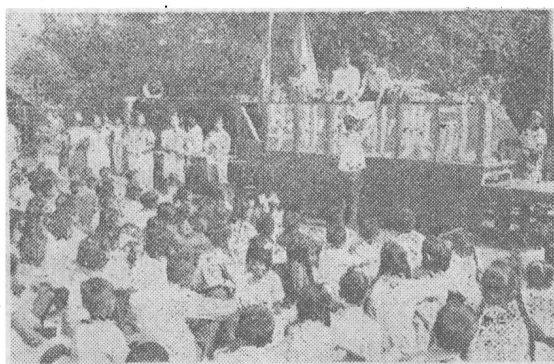
我們不妨再看看中等學校，偽滿末年，全市只有中學八所，學生三千七百零五人；十一年後的今天，我們全市已有中學六十五所，在校學生六萬六千餘人，比偽滿增加十七倍之巨！哈爾濱，你成長的有多么快啊！

“大學”，在舊社會里是兩個誘人的字眼。“上大學念書！”是窮苦的工农子弟連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在偽滿末年，全市大學生僅有千餘人，可是今天，在哈爾濱各個大專學校里任教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等就有一千八百八十人，比偽滿的學生還多。去年一年從學校里畢業走上祖國建設崗位的大學生就有二

千七百余人，超过伪满全部在校人数。單就大学里的学科來說，1920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創辦当时，只有铁路建筑和电气机械兩科，在共产党领导下，自1951年起到現在，已經发展成一个具有七个系、廿七个專業的新型的多科性的大学了。在这里，特別值得我們自豪的是：中学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大学学生中有百分之四十点九的学生是工农子弟，他們都是过去衣不遮体，食不飽腹的劳苦大众的兒女！

文化，在旧社会里为有产階級所佔有。祖国解放后，共产党把它还給了无产阶级，还給了人民。解放后的几年来哈尔滨市职工业余教育有了蓬勃的发展。1956年全市有干部和职工业余学校一百七十四所，参加学习的在职干部和职工有八万五千四百余人。这些資料，將作为新的一頁，写在哈尔滨的教育史上！

近几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扫盲运动形成了高潮。参加学习的有过去沒有机会念書的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还有不少的家庭妇女，在哈尔滨市的大街小巷，各个角落，普遍



五天前經緯小学举行了毕业典礼。小学毕业了，孩子們的心里該多么高兴。可是在解放前，他們中間有多少人能念起書呢？
(齐光攝)

响起朗朗地讀書声。經過一个阶段的学习，不認識自己名字的人，能写簡單的書信了；“斗大的字不識一升”的人，能讀一般

的書报了，仅去年領到“識字証書”，摘掉旧社会戴在自己头上的“文盲”帽子的人，就有二万二千六百余名。旧社会，使无数眼睛明亮的人变成“睁眼瞎子”；新社会，把“睁眼瞎子”变成有文化的人！

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中，哈尔滨已經變成一坐洁淨而美丽的城市。但是，往昔的哈尔滨并不象現在这样洁淨美丽！当权的剝削階級，只顧自己奢淫享乐，不管市面的卫生和市民的健康。他們把一个靜臥在松花江边的容貌美丽的少女般的城市，糟踏的滿面污垢，滿身瘡痍，大街小巷，垃圾成堆，蒼蠅蚊子，成羣結隊。一年四季，瘟疫和疾病糾纏着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民。当时在市民当中流傳着这样几句话：“春到人間，瘟疫在先；夏季到来，疾病普遍；秋风一刮，鼠疫乱串；严冬一到，斑疹伤寒”。疾病对于有产階級无所谓苦难，有錢人本来就无病呻吟。疾病給輾轉于貧困和飢餓之間的劳苦大众所帶來的却是莫大的灾难！他們为了全家老少的稀粥薄飯而終日疲于奔命，哪里有錢去治病！一旦得上傳染病，只好躺在病榻之上，听天由命。仅据1940年的統計，傳染病的死亡率竟达百分之十六以上。



在日偽統治的年代里，当局官員只知徇私舞弊，瘟疫发生，任其漫延，然后将病死及將死的人投入松花江的冰窟中。

特別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他們又喪心病狂地把培植的鼠疫菌放散出来，严重的威胁着哈尔滨市人民的生命安全，使哈尔滨成为“鼠疫重要发源地”之一。解放后的十一年来，人民政府领导全市人民，积极撲杀傳染病菌，坚决贯彻“預防为主”的方針，并採取了許多預防措施，使天花、回归热、鼠疫等傳染病，自1952年再未发生；斑疹伤寒、狂犬病近乎絕迹；白喉、腸伤寒、痢疾、食物中毒等发病率也大有降低。傳染病的死亡率，1956年已經降低到百分之零点二八。

哈尔滨解放后几年来的医疗力量，也不断地发展和壯大。到1956年末，全市各系統医疗保健機構竟达九百零五处之多，医院有二十九处，公私門診所六百五十八处，妇幼保健站（所）一百八十五所，市区防疫站四处，各級医务人员將近八千名，市直屬医院的医疗床位7,120張，与1943年相比，增加了兩倍多。近几年来，市民的疾病減少了，但入院的就医人数却增加了。据1940年的統計，全年入伪市立直屬医院治疗者仅有五千余人，而1956年入院就医者已达三万零六百八十一人。不言而喻，人民的文化物質生活提高了，許多职工享受了劳保待遇，有了病，誰还再去



在工人当家作主的今天，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职工在风景幽美的太阳崴疗养区休养；他們恢復健康后，又愉快地重返工作崗位。

（尚銘柱攝）

找“三仙姑”之类的巫医，或者跪在道里炮队街的“神树”前面求藥，而玩忽自己的生命呢？

在城市环境卫生方面，这几年哈尔滨和祖国其他地方一样，出現了稀有的奇迹！自从羣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以来，街上落滿蠅羣的垃圾堆沒有了，牲畜的糞便不見了。全市人民自己动手，填平了臭气薰天的污水坑和穢水溝九十余处，修好污水窖二千三百多所，改造不卫生的廁所六千八百多个，新修公共廁所五十五所。自从去年消灭“四害”的工作开展后，一年之中消灭老鼠三百八十六万余隻，麻雀二百三十二万余隻，虱子臭虫也大大減少，市内除偏僻地区之外，已做到基本无蠅。与此同时，由于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旧社会人們不老先衰的現象一去不再复返，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人口自然增長步步上升。1936年一千人中每年要死十二个人，二十年后的今天，每年一千人之中只死七个人了；1956年每千人全年自然增長則达三十九点八人之多。現在，病災減少，人丁兴旺，真可謂升平之世！

（四）从飢寒交迫到丰衣足食

年老人可以回忆，年輕人也可以从書报上或閑談中知道，旧中国軍閥当政和敌伪統治时期，哈尔滨人民經濟生活的悲惨情况。

城市不同于农村，广大劳动人民主要依靠工資过活。那时，工人实际工資平均一个月可买高粱米五百三十一斤，买棉布則可买二百尺。初看起来，这个数字也夠养活几口人的，可是我們算算細賬后，就会知道这数字里，有着很大虛假成分。当时，每个市民一个月只能从配給店里买到十八斤米，每年只能領到十多尺更生布，很少能得到棉布。这对一天要干十几个鐘头活，穿衣服非常費的劳动人民來說，怎能夠呢？为了生存，劳动人民被逼得沒法，只好私下里花高于配給价格几十倍的錢来买。1944年，棉布市价比配給价高五十四倍，面粉市价比配給价高四十倍，高粱

